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一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王宮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一目録

漢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賈山 潁川人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至言 孝文時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至言真徳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蓋文帝廣開言路之故

文氣排盪思致迢深既脫戰國策士捭闔之習已開西京賈董渾茂之風

鼂山揚時曰孝文之恭儉仁慈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豈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過也
伯厚王應麟曰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晁錯
荊川唐順之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橈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騎馳騖無所廹觸建立旌旗不屈橈○橈女孝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角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隱於靳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

臣熙曰閎論切喻波瀾層出筆力所至自成法度

臣正治曰借秦為喻二實同一機杼其中氣横厲剴而善入亦相似

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泰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雄曰翡雌曰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顆口果反）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

臣德宜曰漢文止輦受言省刑寬賦躬行節儉為天下先必無有壅蔽如山所慮者乃諄諄以亡秦為鑒此憂盛危明之至計也

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磽埆瘠薄也○磽口交反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皋水邊淤地也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

臣廷敬曰屢呼屢應詳複其辭

而讀之不厭者由其氣厚而筆健也

臣乾學曰論秦事惟此為至快

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進食曰餽酳者食已而以酒蕩口也○酳音幸）祝餲在前祝鯁在後（餲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

賈論徐書皆不能過也

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很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

臣鴻緒曰秦亡於不聞過反覆洗發洵是千古定論

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奢泰也虡虡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柎飾為此獸○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宮（篩以竹蓰為之○篩音師）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始皇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

西山真德秀曰山指秦之失尊歸於此

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復重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

臣英曰極言竭論中獨有溫醇綿密之氣西漢文繼戰國策後一變其囂張譎辯歸于純正所以開一代之風氣也

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大雅桑柔之篇）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篇）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錫衰以十五升布為之）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

西山真德秀曰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泰為喻蓋泰亡養老之禮亡輔弼之

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于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驅馳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甚蹈泰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宴游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

百官之墮於事也（解讀曰懈）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

臣士奇曰肫摯紆徐深得古人之旨不愧至言

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之篇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時以十月為歲首今欲定制度循於

臣杜訥曰筆勁以峭詞典而腴通篇奇氣磅礴絕無蹊徑可尋直與長沙伯仲

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媟狎也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

誼之大計在過亂萌而厚風俗上下古今目光如炬負此異才惜乎厄於

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軌謂法度也

賈誼雒陽人文帝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誼欲立制度興禮樂而絳灌之屬害其能天子後亦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又為梁懷王太傅王薨誼自傷哭泣死年三十三

陳政事疏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濶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誼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云云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絳灌而不能用也香山白居易曰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也○厝千故反）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國制搶攘（搶攘亂貌○搶仕庚反）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軌道言遵法制也）兵革不動民保首

不失聖言之史策以為美談

東發黄震曰賈誼天姿甚高議論其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畫漢世變故皆誼遺策

西山真德秀曰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

領匈奴賔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文帝自為廟名曰顧成言若指顧而成也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

榥野王維楨曰賈生治安策其為文帝規畫治體圖謀遠慮大抵害陳而利以見

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建立國泰大其埶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

臣熙曰敷陳時政切中事情凡五千餘言一氣說去逐層脫卸反復不窮是西漢有數文字

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㦸操刀必割太公曰日中不㦸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此語見六韜㦸謂暴曬之也○㦸音衛令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墮毁也抗舉也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

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埶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

西山真德秀曰按誼歷數四事直以帝爲不能非孝文之盛德孰能容之哉

得舍人（屋與僅同）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悳至渥也（悳古德字）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

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圜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

臣正治曰其言深達國體使稍斂其鋒鍔董江都無以過也

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易其所以然謂改其制度使不然）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既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坦屠牛者之名事見管子芒刃謂刃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髖音寬髀音陛）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臣德宜曰治安之策痛切詳盡為古今言事之宗宋儒張栻謂其通達政體而未免激發暴露則少年英銳之氣未除也

嬰也 繞

臣以為不鈇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

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埶不可故也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

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若干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

西山真德秀曰
按此天下之善

謀也使文帝盡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而後諸侯王之禍熄

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内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絶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

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天下之埶方病大瘇腫足曰瘇○瘇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搐丑六反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𨂂古蹠字足下曰蹠盭古戾字言足蹠反

臣廷敬曰誼言長太息者六疏中止及其三蓋自夏為天子至此時務也為一段自凡人之智至引周秦事以觀之也為一段合之共得五事其一則史家刪去之若新書大都等齊諸篇後人偽託不足據也

戾不可行也○蹠之石反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嫚古侮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

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辟足病痱風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辟音壁痱音肥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卧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皐桔皐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説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説不肯行强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

臣乾學曰長沙論數大政而終之以重禮義誠以上下固結之意所關尤重第觀鄒俞一堂與夫鹿鳴天保之君臣而秦漢之失自見矣然則

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緁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緁音妾）美者黼繡（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

禮義曷可斯須去哉

臣英曰天下如大器視乎所置之安危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

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才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綈厚繒也○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孽庶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

樂所謂措國於不傾之地也遺辭命意獨見其大

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摩田器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責讓也○誶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較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唯慈愛其子而貪其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蹷謂拔而取也功成求得矣終不

西山真德秀曰文帝知富民而不知所以教之故其大者僭至此文帝不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忿疾之心專以權抑并兼為事是令日之容養適以啓異時決裂之禍也誼

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其念慮非顧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割取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剟音輟）褰兩朝之器（褰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褰音騫）

言不見用惜哉

西山真德秀曰按是時張蒼為宰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剽劫也○剽頻妙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

西山真德秀曰或謂誼推尊管子見其學之不粹是不然管子之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尚取陽貨之言况管子乎然又以柳

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筦與管同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

子二維之說病管子是又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

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制船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情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

臣士奇曰明達治體而濟之以誠故言之侃侃

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

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有過則記徹膳之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識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

臣杜訥曰經世遠猶漢廷無出其右惜乎不能自善其用也

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讀曰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面相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菅茅也○菅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

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周書吕刑之辭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

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

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之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廉側隅也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也芻草也○蹵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

（傌音罵）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履中之藉也○苴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先列反）輸之司寇

編之徒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甲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頓音鈍奊詬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奊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挻起也○挻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

羣下也粹純也言其埶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廢於事也軟弱也○軟人兗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謼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

劍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驅此官有別獄也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盭廬結反）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讀曰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嬰加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聖人屬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夫人也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

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

請積貯奏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趨末誼說上云云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

之大不外教
端胥生惓惓

於當時者如此所謂王佐之才非晁錯之策可比

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孅與纖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泛覆也○泛方勇反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蹷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歲惡不入請

臣熙曰積貯為天下大命一語作主說得十分關切足民足國灼見本原後世常平義倉之議悉出於此

責爵子（責爵級又責子也）既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危欲墜之意也○阽音閻又丁念反）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禹湯被之矣（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橫也）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齩齧也○齩五巧反）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讀曰擬僭也）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

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毆亦驅字○著直畧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危也）竊為陛下惜之

封建子弟疏（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王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

亞夫所以能平七國者恃梁為之扞蔽也誼言已先執左券矣顧不謂之天下才邪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也（植立）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黶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為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

臣正治曰封建一事三代以下難言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是亦通變之微權也

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蟲名也其毛如剌○蝟音謂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不義諸侯彭越黥布等斬讀與艾同謂艾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来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悉盡也言自悉其家資財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

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新郪潁川縣也○郪千移反著直畧反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包取也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從誼言可二世安耳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

西山真德秀曰漢書誼傳詳紀本末以見誼前謂梁足以扞齊趙後謂淮南王子之不可並王其說驗也

力制天下頤指如意但動頤指麾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後吳楚之亂梁王捍之卒破七國

諫封淮南四子疏時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將復王之也上疏諫

前疏請以淮南地益淮陽意蓋不欲文帝之分王淮南諸子也恐帝不悟故訟言之

說所王宗沐曰漢興賈誼博極羣書抱王伯之畧為文帝陳治安其言諸侯王勢驕悍易生變後七國果反匈奴不可不備單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接猶續也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剡利也固為俱靡而已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

于果數侵苦漢邊淮南王三子怨望不宜分封後果反諸所論事皆剴切世故以此稱誼通達國體

此奏與唐臣劉秩之議前後同揩七福與四美亦略相似古今異宜方資

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剸諸刺吳王荊軻刺秦王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後厲王子淮南王安卒以謀反誅

諫民私鑄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顧租謂顧庸之直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

博採耳

桃野王維禎曰先設兩端以難之而後開以除禍致福之説

臣德宜曰錢法欲疏通於下而

得贏散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

利權斷自上操故王制山海之利不以煩者慮權之下貸也

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稱尺孕反法錢不立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

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吕御輕重（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鍉鑄金人十二是也）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居宜反羨弋戰反）則官富

文勢一步緊一步如迴風激水盧盧生漪末乃其歸墟處也

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

過秦論

按此論近世分為上中下三篇以論始皇為上論二世為中論子嬰為下然史記不分篇次真德秀選本亦准史記原文今仍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

止齋陳傅良曰秦以七世亡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真可畏者果安在哉

戟之兵鉏櫌白梃櫌田器孟康以櫌為鋤柄○櫌音憂望屋而食言其兵饟食天下不裹糧而行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

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

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

臣乾學曰周之興以歸馬放牛散財發粟漢之興以破觚為圜斲雕為樸始皇專任法術而輕用民力秦不能法周而漢猶能監秦此享國之所以異也

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賈誼書五作王）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

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寳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横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寗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寗越趙人一作甯越徐尚未詳杜赫周人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曾相秦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翟景未詳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吳起衛人事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二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將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棰拊以鞭笞天下拊拍也拊音府○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郤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繩係戶樞瓦甕為牖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

臣鴻緒曰豪蕩感慨足與參秀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非錟於句戟長鎩也錟一作銛句同勾○鎩所拜反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

秦離之情相發

臣廷敬曰攻守異勢是言秦之所以暴興仁義不施是言秦之所以速亡全篇如許波瀾只以一語收住關鍵最緊

致堂胡寅曰誼之言必出于陸生所謂武逆取而順守之也是不然秦以詐力

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幷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

取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

臣士奇曰司馬遷秦紀取此作贊以為莫善於賈生也陸機論吳干寶論晉體意俱本此

西山真德秀曰天下嗷嗷新主

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裋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豎而且狹故謂之裋褐亦曰豎褐○裋音豎而饑者甘糟糠

之資此正孟子饑渴易飲食之說也然桀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為之父以趙高為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憂海内望之何異責盜跖以伯夷之行乎昔有謂太甲苟不

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廪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

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扶蘇則秦必祀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於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蘇得嗣守其業斯言當矣如誼所云亦書生之論今特以其文取之

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

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薄昭昭文帝母薄太后弟封軹侯以帝舅為將軍

予淮南厲王書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文帝時王驕恣不用漢法帝令昭予王書諫數之

四甚厚八危亡暗暗相對射言帝之待王如此而王之負帝乃如彼也古人文字針線細密而不露痕迹如此

鹿門茅坤曰此書所載千年以來絶調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一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殺辟陽侯審食其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骫古委字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

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沫類也蒙冒也○沫胡内反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

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髙兒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髙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

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以便國法也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

數自占者内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
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
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
先帝之徳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
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
位臣怙恩徳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
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
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

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悦後坐法廢徙蜀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一